



鐔津文集引

吾佛以法付諸王臣蓋欲久其傳也自
商周流虹貫炎漢夢金人西方大教於
是乎東流真丹際遇

金輪世主會三教角立焉佛化行乎中
國愈久益盛代有其人與像季已還教
門削弱日益薄矣蓋人與世異故也豈
佛法有所損益乎逮宋仁廟時大士嵩

禪師者出具尔正眼觀乎人根未可則
諭性命之道宜乎人天乘而質之盖沿
淺而及邃處故援六經百氏之說絕出
至公之論合乎二教乃著是書曰輔教
編獻之

天子大賜與藏典偕傳時韓丞相當國
至公以史筆見稱之深也公卿詳之而
不眇忽也明乎大士受西聖之屬而應

世與夫王臣扶護宗乘者於其內攝外
護而綿歷無窮孰能諒乎今亦昭其馮
有以也然弘治丁巳吾寺為統禪講名
僧開士坐夏間而老弊言于衆曰正法
既沒像教陵夷有若一絲懸九鼎乎慨
夫鐔津文集時所尚之誠輔教之書也
板將漫滅矣可欲復前人之大業用是
重梓而廣傳其殆庶幾乎余槩而言之

也卒未知其孰賢禾城之東去一舍地
有刹幢曰景德寺業其中者璠瑩然其
人行道布德士也雖混衆而不羣欲因
間隙有請白于我曰爾書圖刻也璠思
與衆卿易舉一人何力之有哉曰無貳
爾心但行中捨磬已之有可使行檀而
助之瑩然心亦有所之也既有以為未
備者以其語深難便初學有得點句音

釋亦或有助也於是往往視予意有所
託果然擬之而後言也嘻綆短者不可
以汲深然河海不擇其細流故能就其
深矣雖然第愧其審克之而未詳則如
之何勿思深惟天下之士世之著顯者
皆英偉雄傑之才負天下台輔之望盖
明乎治世聖賢之道克輔

皇明之政治殷何暇眷彼佛乘允通經旨

佛氏之徒悉屏文字唯脩靜慮若夫二
氏之教有異乎而在道必然也於其吐
言持論不出乎情見動輒有礙焉得不
為之異若是語默動靜不墮落藝境圓
融無礙而一趨於大同豈不然乎今時
尚竒騁異粘綴成編何太駸駸至于頗
僻者無裨於教不若夫丕休哉余寔膚
淺嘗讀壇贊得見大鑒遺意而知明教

之心扶樹正宗功何懋焉於是如登繆
承瑩然之志音釋句讀苟又差互不少
者當坐愚之無識舊板微有誤處則校
也時有興聖德海為書而剞劂盡工猶
夫佛印所謂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
無盡卷也固願是書溥海流布日望君
子躓之試一披覽何惑結而不自解如
轉丸耳蓋使人人咸崇

佛化同底于道也如是則陰翊
皇度無窮焉

大明弘治十二年四月八日蒙庵沙門

嘉禾如卷引



鍾津文集總目錄

行業記此即序

陳舜俞撰

第一卷 原教

勸書 三篇又序

第二卷 廣原教

并序共二十六篇

第三卷 孝論

并序共十二篇

壇經贊 真諦無聖論

第四卷 皇極論

中庸解 五篇

第五卷 論原

總四十篇

禮樂 大政 至政 賞罰 教化

刑法 公私 論信 說命 皇問

第六卷

論原

十篇

問兵

評讓

問霸

巽說

人文

性德

存心

福解

評隱

喻用

第七卷

論原

二十篇

物宜

善惡

性情

九流

四端

中正

明分

察勢

刑勢

君子

知人

品論

解譏

風俗

仁孝

問經

問交

師道

道德

治心

第八卷

雜著

一十二篇

紀復古

文說

議旱對

夷惠辯

唐太宗述

術易解

逍遙篇

西山移文

哀屠龍文

記龍鳴

寤子解

寤子解傲

第九卷

書

二封

萬言書上

仁宗皇帝

再書上

仁宗皇帝

第十卷

書啓

十三封

上韓相公

四篇

上富相公

上張端明

上田樞密

上曾叅政

上趙內翰

上呂內翰

上歐陽侍郎

上曾相公

謝李太尉

十一卷 書啓狀 儒釋共四十四封

與闕彥長祕書 荅茹祕校書

與章表民祕書 與章潘二祕書

與馬著作書 與周感之負外

荅王正仲祕書 已上七書先自為卷

受佛日山請先狀 上蔡君謨侍郎

與通判而下衆官

與諸山尊宿僧官 與諸檀越書

赴佛日山請起程申狀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接錢唐知縣先狀

接大覺禪師先書 謝王侍讀侍郎

謝沈司封提刑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與瀛州李給事 與廣西王提刑

與陳令舉賢良 與潤州王給事

與王提刑學士 與陸推官

與張國博知縣 謝錢唐方少府

與仁和趙少府 謝沈少卿見訪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送詩與楊公濟

還章監簿門狀

與石門月禪師

自此元各為卷

與黃龍南禪師

別幅

荅黃龍山南禪師

幅次與圓通禪師

又與圓通禪師

荅圓通禪師讓院

荅萬壽長老

與萬壽長老

謝杭州寶月僧正

退金山茶筵回荅

與東林知事

與楚上人

發供養主與檀那

十二卷

叙一十四篇

傳法正宗定祖圖叙

與圖上進

六祖法寶記叙

此郎侍郎作附

明州良和尚語錄叙

武陵集叙

原宗集叙

或名宗原

移石詩叙

自此元別為卷

法雲十詠詩叙

法喜堂詩叙

山茨堂叙

趣軒叙

山游唱和詩集叙

山游詩後叙

與月上人更字叙

周感之更字叙

十三卷

叙九篇

送潯陽姚駕部叙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送王仲寧詩叙

送周感之詩叙

送周公濟詩叙

送周感之祕書南還叙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送梵才言師還天台詩叙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十四卷 志記銘 十篇

武林山志

遊南屏山記

解獨秀石名 名或作記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漳州崇福院千佛閣記

泐潭雙閣銘

清軒銘

南軒銘

舊研銘

題荷香亭壁

十五卷 碑記銘表辭 九篇

文中子碑 天竺慈雲法師曲記

秀州資聖懃禪師塔誌銘

秀州資聖暹和尚影堂記

故杭州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石壁山保聖寺故紹大德塔表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李晦對推官哀辭 周對智哀辭

十六卷 述題書贊傳評 十二篇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刻石見戒壇院

廬山遠公影堂 題梅福傳後

書文中子傳後 書李翰林集後

書諸葛武侯傳 書范睢傳後

段太尉傳贊 好善贊

陸贄傳 韓曠傳

評北山清公書

十七卷 非韓上 第一并叙

十八卷 非韓中 第二至第十三

十九卷 非韓下 十四至三十

二十卷 古律詩 共六十首

二十一卷

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 共六十九首

二十二卷 附

諸師序贊詩題疏并後序

禦溪東郊草堂釋懷悟序

又序瑩道温作

石門惠洪禮嵩禪師塔詩三十一韻

楞伽山守端吊嵩禪師詩一百韻又引

龍舒天柱山脩靜贊并序

靈源叟題明教大師手帖後二首

天台松雨齋原旭撰并叙

疏語

嘉興都綱天寧弘宗指南序

杭州徑山住持文琇序

鐔津文集總目錄終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石刻本在杭靈隱山

尚書屯田員外郎陳舜俞撰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

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

十有三其月八日以其法茶毗斂其骨得六根

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

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

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

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

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

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鍾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唐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聲隅李恭伯尤為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

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貳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

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
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
而下之至于達磨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
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
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
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季乃抱其書以游京
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
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
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
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

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
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
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
為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徃徃詣而
訴其寃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
與衆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
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
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
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
蓋不預於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

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
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
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
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
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
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鐔津文集卷第一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輔教編上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
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
性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為其累也有聖人
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
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脩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
情偽于方今資必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

以今相與不亦為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
所以脩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
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
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
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
陳其法為五乘者為三歲者別乎五乘又歧出其
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為
農者商者技者醫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
然與五乘者皆統之於三歲舉其大者則五乘首
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

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
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汙直趣乎實際
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
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曰人乘
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已輒
殺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
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
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
以醉亂其脩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
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

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脩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脩前五者。資之所以為人也。脫天下皆以此各脩。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為名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

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家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

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為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為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為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膳人也。聖人為教。不同而同於為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

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為人邪。果為飛潛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

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為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為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為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為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

也。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既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為善有福。為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為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

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辱。不恚不讎。不嫉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况五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為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為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也。為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為癖耳。佛豈苟癖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為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不自更而

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豈不然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樂。至乎敬薄。古聖人憂之。為其法交相為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以仁息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為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為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

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
虎聲於山林而颺風颺颺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
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息而惡人容之。
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
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
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
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
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
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

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
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
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意人情莫不
專己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
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
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
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
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
自脩。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
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

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為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脩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脩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

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為之。豈不然哉。况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

之人。非其私己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為道。因其善而為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為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為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為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為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訕訕然誕佛。謂其說之不與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已不見。

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劫邪。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邪。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

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日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于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况佛之所出非夷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為。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為河海。土多得其同

則積為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為道德。烏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不厭邪子輩。雜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為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力邪。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敝民混而易亂。遂為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為惠。若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

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贖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儒豈不然邪。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其教加於四民。而為癘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為世之憂太過。為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休證。咎證。積

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為虛張邪。夫言惠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為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未能為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恡。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為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為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

也。所以祈必有福于世。今佛者其為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脩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為其脩。超然欲高天下。然脩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為佛者齋戒脩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為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為道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形邪。而聖人德

之。伯夷叔齊豈不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耶。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邪。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辨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為優乎。曰叟愚也。若然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

則予頗存意不已而言之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并叙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列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

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必淺而及與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亦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播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為善矣即為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為三帙摠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潛子為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為然也古之聖人有見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

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為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為善果善乎其為道義累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為理以行義為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為為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為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

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為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既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迺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

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始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為善，則為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邪？今有人日為善物於此，為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為，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柰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

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為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為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

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為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邪。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東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為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為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

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已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為公而不為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已

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于今。賴之。故吾謂佛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較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為益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日佛為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為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

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脩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為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

賢者孰與房杜姚宋邪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為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勲業於唐為高丞相崔群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為人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已上之事見於劉煦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自太宗逮

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為李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

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芒乎紛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為諭請即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問巷

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間巷之福德人邪。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効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與書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稍誠。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胸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驟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為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必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為人能仁賢。其為政尚清靜。而所治皆有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

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
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於錢唐聞其所以然益
詳。朱君善方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
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脉不
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說
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
三鼓屏人遂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
迴光之序。驗朱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
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
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

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脩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
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潯陽之民
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惠稱於鄰里。
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豎見周氏父子必曰。
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
之家。豈不為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
世者。蓋以其幽奧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
民之弊。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
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
然乎。今日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

心而為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為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麤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為世不以其心而為人邪。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曾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愈適。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論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為彼已昧者也。

鐔津文集卷第一

釋音

茶毗下音皮僧又尋劍口菽豆也眇冥眇聲教
 屬揭例契深則駭音與蟹陟竹力掖亦宮善儲
 長弘仲良長私褻褒褒同揣初委癖僻偏風標
 師襄息良師襄燼辛去聲詰責黷獨注膠聊
 老聃孔子問禮訥許宣詢賈匱具位遽猝也宵香

邾子談入魯孔徇又去聲從毅詰果也啻音翅同古戶

惚恍忽有罔象矜自飾也持斐章兒文殷因多夸誇

疾革記無志曝破補玉篇薨侯卒軌也法法銳磨

詒佛后無志廓苦郭大奕在朗擯殯斥泌彌

鐔津文集卷第二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輔教編中

廣原教并叙二十六篇

叙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為原教。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訾佛。若吾聖人為教之大本。雖既見而未暇盡言。意待別為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丹丘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乎聖人之心。始余為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

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訕訝。當時或爲其改之。今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爲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諭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辨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譏余。其原教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一百餘言。是歲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群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爲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徇妄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固明。明固妙。妙固其道。凝焉。是故教者。聖人明道救世之

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群機，而幽明盡矣。預頓而聞漸，預漸而聞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而天人不可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為淺教，為小道。與夫信者為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為異道，為他教。為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為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

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羣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徧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示生與人同然而莫覩其所以然，豈古神靈獻智博，大盛滿之聖人乎。故其為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槩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矣在於迹較。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脩夫小小聖。小小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脩夫大聖。以趨乎大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大人之道一也。夫四諦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小聖。合之則在乎小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隆殺。語其乘之。則小聖小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為之。適變乘

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可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麤也。麤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豈知其埏埴乎。儒佛者耶。夫含靈者。溥天溥地。徧幽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故萬

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至復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奧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天人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地道群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羣生姑區以

別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鄰虛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絕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有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絕待玄解論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為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之雖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

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苟認意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遠乎

情出乎性性隱乎情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為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惑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夫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知始知終知微知止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

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齊焉明然唯感所適夫情也為偽為識得之則為愛為惠為親親為踈踈為或善為或惡失之則為欺為狡為兇為不遜為貪為溺嗜欲為喪心為滅性夫性也為真為如為至為無邪為清為靜近之則為賢為正人遠之則為聖神為大聖人聖人以性為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採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

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東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醯雞之局乎甕甑之間。不亦然乎。

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為理也。幽感之為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內感之謂召。

外感之謂應。召謂其因。應謂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却。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礪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

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夫物。不合圍。不揜羣也。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叡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為誠。常為誠善。為誠孝。為誠忠。為誠仁。為誠慈。為誠和。為誠順。為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其心為大也。夫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

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揔羣生而教之。莫善乎攝也。阿毗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辨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毗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啓衆善。遮衆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

謂也。漸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也。大道也。即人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

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脩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爲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卹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恤。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

人不能卹。令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而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備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睽。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今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

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謂之曰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為其正之之資也。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教。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何人無心。何人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既言乎

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偽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脩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推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

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至靈一也。一即萬萬即一。一復一萬復萬轉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弥於芥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諒於戲。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迹。罔道棄本。泥也者過也。罔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為患一也。聖人所以為理必誠。為事必權。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為聖人

之教也。即其至而至之。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梁齊

二帝梁武齊反其宜而事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

周武浪其至而預道不亦罔乎。夫聖人之教善而

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事之不以僧儒

迹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存本而不

滯迹。所以存本也。夫權也。順性而疑。其事情可無語。夫實

也。澄者石虎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情可無語。夫實

其亮愚不為教化所遷。安得體大順。動合三寶。如

宋文可謂者。脫刑罰。不中。孤。魏身。與匹夫。所儲當異。

帝殺安得如法也。發摩日。帝使乎。人神悅和。所儲當異。

齊則風雨順。風雨不順。則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

論全一禽之命為之脩乎。帝撫凡稱之曰。俗迷遠
論天人之際矣。圖澄。跋摩。已上十。六行。正文也。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脩人以種人脩之
則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為而兩得。故感人心
而天下化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後善無迹之謂化。
善之故人慕而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
不可得以校其功。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
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
而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
睹乎理者也。

善不脩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
徃徃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
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
所以推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
之也。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
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
成者固其教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
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
益。蓋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
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

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為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為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略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為族不為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為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為福也。夫福豈有象邪？在其為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吝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為福，不善心感之則為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為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儒曰：福者備也。

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為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并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姓。以如來為家。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滯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汙。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脩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群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為恥。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

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脩己。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誠有威可敬。敬或作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委禽獸而不恡。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徧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陽豔。煦嫗貧病。瓦合輿僮。而不為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為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

影相弔。而不為孤。其羣居也。以法為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為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為人。至其為心。溥其為德。備其為道。大其為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為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

民畜僧也。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天衰。其徒汙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衆鳥。物久乃變。其勢之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也。制乎在於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可槩視也。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邪。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鑿與及門。而牀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

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待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况如僧遠之見天子乎。况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脩。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

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傲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為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祿乎。與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若不明。不知窒其漸。道若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則吾不知其所以為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必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草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草。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必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別郡則置正。夫古今必草。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

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也。慎之乎。慎之乎。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空乎。則生孰不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

治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果。天下感性而不知脩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脩性而性溺。惑也。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或無上二字是故指脩莫若乎因。尅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脩。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脩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脩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惰之慢之。謂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修性而

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也。謂不
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
果有所至乎。謂不必脩而罔其具者。則天下其性
能不蔽而果明且淨乎。天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
見。其說方紛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
者。則天下可以別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
哉。百家者皆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脩焉。證焉。
其於性也。果效白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
也。脩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人
道性必先夫。因果脩證者也。旨哉天下可以思之
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
則不明。不明則羣靈所以與聖人相間也。覺也者
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覺之
之謂佛。况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之
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
聖人之所覺在乎羣生之常覺也。衆生日覺而未
始覺。覺猶夢曉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
求之。引而趨之。欲其至之。人夫謂佛何拒而訥之。為
家而投珎。蹈路而捨地。惑亦盛矣。覺也者。以言乎

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脩末以言乎遠則了
大偽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聖人同德覺之
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
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
聖人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怪之
佛法其東播之漸也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實數
之當興也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
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

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
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
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
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
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
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
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
齊人盟于刑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
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
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迹

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前。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羣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羣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羣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羣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衆生蓋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為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

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為博。為多。為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拒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法。推已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已書以較之。

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驗本。天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此而為之者。公乎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者。各家而各為其教者也。聖人各為其教。故其教人為善之方。有淺有與。有近有遠。及乎絕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佛者其教。相望而

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為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為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無百家者。不可無佛。虧一教。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為之者。本或無之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讜議知佛教。可以一矣。王氏殆見聖人之心也。

輔教編中

鐔津文集卷第二

釋音

旁磚猶旁薄廣被注塹塹寔和土陶家塹塹以

醯雞醯希醉也醯似蚊甕甕醯酒甕中之幾

媪媪去声煦訾訾子毀誚誚才咲以訝訝疑在奧奧深也

倥倥者謂之倥蔓蔓屬萬葛礪礪屬磨礪煦煦聲去揜揜掩同

碧碧畧道碧羅夥夥禍多弋弋音灼石睽睽異邨邨恤同

稔稔忍其穀熟狡狡撓也滹滹辱為滹獻獻睿同豔豔豔同

漓漓高注莒莒舉援援負引黨黨善言糶糶雜也秩秩秩官

松江府僧綱司都綱 淨心 發心施財助刊

餘姚夏誠刊

鍾津文集卷第三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輔教編下

孝論并叙一十二篇

敘曰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益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嘗慨然甚媿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奪其志獨吾母曰此亦命不可易也逮攝衣將訪道于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滯汝汝

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脩法為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為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論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奧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祝髮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為大戒，即曰孝名為戒，蓋以孝而為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生也。為善微戒，善何生邪？為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為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

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者也。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

之所以形容也。脩其形容而其中不脩。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脩其中而形容亦脩。豈惟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為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為善也。必先誠其性。而然後發諸其行也。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

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人卹物也均。孝也者。効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効者。効其孝也。為孝而無効。非孝也。為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為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為貴。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為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為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

世。為父母慮其未然。則逮乎更生。雖譎然駭世。而在道然也。天下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為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况其於變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局一世而聞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為遠而孰為遠乎。是不為大而孰為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眾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

不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善能為道乎。是故聖人之為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為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天下之為道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成道之初而

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復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皆化。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為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為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邪。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薩等。故當承事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與之。其無信者。可稍與

之有所訓也矣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為孝而不以佛為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也洫而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噓而鼓之其所舉不亦遠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瀝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聞人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遽有

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鄰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奧者也奧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奧道者乎君子必志其大者與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

脩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脩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戒曰孝名為戒。蓋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脩戒。戒也者大聖人之正勝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况其出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為善不大而為孝小也。佛之為道也視人之親猶己之親也。衛物之生猶己之生也。故其為善則昆蟲悉懷為孝則鬼神皆勸。資其孝而震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

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
妙神明出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
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
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
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
意同而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
報恩者也天下之為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也
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
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
後而其德不脩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媿於聖
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善天下道為大顯其親德為優告則不得其道德
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遁于山林逮其
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稱之曰有子若
此尊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
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為而如此者吳
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絜可以持
大正聖人推勝德於天顯至正於九嚮故聖人

之法不願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為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真，其真已脩，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大道烏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昧然而豈見聖人為孝之深渺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邪？是可謂篤於親也。慧能始鬻薪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為母儲，始欲為傭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于是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不，會其世之亂，乃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為養。父死於事而不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不即祝之，遽有髑髏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不可謂

全孝也。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沒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沒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故律制佛子必減其衣孟之資以養父母也。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藏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教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哀。練經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斂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脩我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王。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夫及其送之。或昇或導。大聖人也。夫目捷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鬼神。目捷連亦聖人也。尚不能減情。吾徒其欲無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捷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之喪期。則有隆殺也。唯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古在父母之憂。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

之高僧也。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然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趣清淨也。苟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時。其衆撫膺大呼。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壇經贊

稱經者自後人尊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也。今從其舊不敢改易亦可謂經則論在其本經下卷之末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

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乎明。凡言乎昧。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鑿。六祖謚師大鑿禪師大鑿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脩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

而心一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別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六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為法界門之樞機。為無量義之所會。為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秘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

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絕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採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脩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辯惑則真妄易顯。

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
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
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
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邪。然百家者。雖苟勝之
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群經。斷可見矣。至
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
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者得其深。天機
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况之則圓頓
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
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

宜乎。壇經曰。定慧為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
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
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
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為
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為本
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
者。戒定慧之大寶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
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
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
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

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寶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窺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窺可以滅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為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為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為。以般若振不六遠乎。我法為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

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輒謗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真其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大

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脩。調神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

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為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脩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脩也。以非脩而脩之，故曰正脩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為行藹如也。至人頽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脩而脩之也，以正證而證之也。于

此乃曰罔脩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為其說
繆乎至人之意焉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
空則吾末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
業相乘循諸嚮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
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
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
多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
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
亂不肖者以愚壅。革平之人以無記憶及其感物
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

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
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
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却蔽。固終身而不
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
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
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
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
之宗舉。乃直示其心。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
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泰山而所視廓如也。
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

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依即四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正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

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為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淘淘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勲者也。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自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

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蚋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真諦無聖論

真諦者何。極妙絕待之謂也。聖人者何。神智有為之謂也。有為則以言乎權。絕待則以詣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迹。權之所以攝。末而趨本。然則真諦也者。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聊試寓言以明其蘊耳。夫真諦者。群生之元心也。衆聖之實際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隱羣心而不昧。現聖智而不曜。神明不能測。巧歷不能窮。故般若曰。第一真諦無

成無得。言其體而存之。則清淨空廓。聖凡泯然。言其照而用之。則彌綸萬有。鼓舞群動。然則體而存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當其心冥於至本也。默乎清淨。而絕聖棄智。是亦宜爾。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孰為繆乎。而秦人以為太甚。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而知無者。誰歟。是亦未諭其微旨也。若夫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存乎影響。即凝滯於名數。以乎攀緣。則眩惑於分別。是則非聖而聖。而聖人所以大聖。無知而知。其真知所以徧知。昔人有問於昔人。

曰云何是第一義諦。應曰廓然無聖。問者或曰對朕者誰。應曰不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固不識也。蓋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真諦者也。而問人不悟。乃復云云。刻舟求劍。遠矣。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論道。其言所以在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眎指而不眎其月。非識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言象之表。而獨得于形骸之外。淨名默尔。而文殊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其不然乎。

鐔津文集卷第三

鐔津文集卷第四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

契嵩撰

皇極論

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同萬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萬物之心也。離之則天下亂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為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為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大公也。是故古之聖人推皇極於人君者。非他也。欲其治天下也。教皇極於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也。朝廷國家者。天下之大體也。富貴

崇高者天下之大勢也持之得其道則體勢強持
 之失其道則體勢弱道也者非他道也皇極之道
 也周之文武戡削禍亂恢大王業富貴崇高而父
 子相繼卜世之多也卜年之永也雖往古來今未
 有其過之者也其功德聲名昭然赫然光播於無
 極所謂持之得其道者也及乎夷平蕞敬下堂而
 致禮諸侯東遷而苟避戎狄列國強橫而不能制
 富貴崇高而不能尊岌岌乎將墜其先王之鴻業
 也所謂持之失其道者也嗚呼數口之家五畝之
 產而匹夫匹婦尸之其為人至愚也其為治至細

也及其操中正而臨之故家人親之鄰里慕之其
 家道之隆尚可能累世以傳于子孫况乎備天下
 之大體乘天下之大勢有可致之資有易為之勢
 用皇極而舉之孰有不從而服之豈不摩肩躡足
 而歸之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
 萬年其斯之謂也或曰皇極何道也曰天道也地
 道也人道也貫三才而一之曰何謂也曰天道不
 中正則日月星辰不明風雨霜雪不時五行錯繆
 萬物不生地不中則山嶽丘陵其崩江河淮
 瀆其凝草木百實不成城隍屋廬皆傾人道不中

正則性情相亂。內作狂妄。外作禍害。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也。故雖天之高明。廣大。微皇極。孰為天乎。雖地之博厚。無疆。微皇極。孰為地乎。雖人得秀氣而靈於萬物。微皇極。孰為人乎。故皇極非聖人為之也。蓋天地素有之理也。故人失皇極。而天地之變從之。聖人者。先吾人而得皇極也。故因而推之以教乎其人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聖人者。其先覺之謂也。故聖人之所以謹於皇極者。其汲汲之於為人也。其憂天下之甚也。何哉。舜禹之後。其世益薄。嚶嚶

嚶。人孰無過。小者過於其家。大者過於其國。又大者過於其天下。皇極於是振之。乃始推行於九疇。武王得之以造周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繫一身之皇極也。休徵咎徵者。繫一國一天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吁。人莫不舉衡石以正金之輕重。引繩墨以正木之曲直。及其所以為身也。為天下國家也。而不知舉皇極而正之。是聖賢豪傑之智。反出乎匠氏百工之下。孟子曰。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夫古之人君。君一作君子其有為也。舉皇極而行之。故不遲疑。不猶豫。不稽於神。不裁

於人雖堯以天下與其人而天下之人不以非其親而怨堯雖禹以天下及其子而天下之人不以私其親而怨禹湯一征自葛始而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而天下亦不以勞其征伐而怨於湯蓋與天下公也舜以匹夫而受人天下周公以天下封其同姓者五十餘國而舜周公未嘗以私已而疑乎天下而天下亦以舜周公公於天下也周有亂臣十人而其國治紂有億兆夷人而其國亡何哉用得中正故不必多也用不中正

雖多奚益曰何謂用得中正曰大才授大事小才授小事堪大事者不可以小失棄之宜小事者不可以大成託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思周之用人大小得其宜也賞罰黜陟者君人之大權也號令刑法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正則其民疑權不中正則其勢欺曰何謂權與教之中正也曰賞者所以進公也不以苟愛而加厚罰者所以抑私也不以苟惡而增重黜者所以懲其過不以貴賤二其法陟者所以陟其道不以毀譽考其人號令者所以

定民不可輕出而屢改。刑法者所以約民不可多作而大謹。多作大謹則人煩而無息。輕出屢改則人惑而無準。以毀譽考其人則愛惡者得以肆其言。以貴賤二其法則高明者得以恃其勢。以苟惡而增重則失在不仁。以苟愛而加厚則失在非禮。禮者皇極之容也。樂者皇極之聲也。制度者皇極之器也。不舉其器則井田差賦稅亂車服宮室上僭下倂不振其聲則人神不和風俗流蕩不昭其容則尊卑無別上下相繆。夫皇極者不為古而有。不為今而無。不為堯舜禹湯而長。不為桀紂幽厲而消。唯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為帝。為王。行之未至所以為五霸。為諸侯。絕而不行所以為亡國。得者為聖。履者為賢。棄而不學者其為小人哉。或曰。秦漢其於皇極至之乎。曰。秦亡其國。雖不論而皇極斷可識矣。漢之於皇極。觀其書則一一可辨。既而語之。亦未之至。其在王霸之間也。或者以為然矣。

中庸解第一

或曰。中庸與禮記疑若異焉。夫禮者所以序等差而紀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已。與諸

禮經不亦異乎。叟從而辨之曰。子豈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嗜欲發焉。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而人倫不紀也。故為之禮樂刑政。以節其喜怒哀懼愛惡嗜欲也。為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為之禮也。有上下內外。使喜者不得苟親。怒者不得苟踈。為之樂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氣。使喜與嗜欲者不得淫泆。為之刑也。有誅罰遷責。使怒而發惡者不得相凌。為之政也。有

賞有罰。使哀者得告。懼者有勸。為之仁也。教其寬厚而容物。為之義也。教其作事必適宜。為之智也。教其踈通而知變。為之信也。教其發言而不欺。故禮樂刑政者。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發不踰其節。行之脩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夫。中庸者。立人之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脩中庸。然後舉也。飲食可絕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脩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為也。亡國滅身

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此之謂乎。

中庸解第二

或問曰所謂禮樂刑政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天下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節行之脩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僕也。冥然未達其意予復為我言之。叟曰孺子有志哉可聞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於人也。節也者所以制於情也。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脩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

性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嗜欲其牽人以喪中庸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導人以返中庸者也。故曰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入者一於中庸者也。夫中庸也者不為也不器也。明於日月而不可睹也。幽於鬼神而不可測也。或測無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唯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全之者為善。則無所不至也。變之者為不善。則亦無所不至也。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聖人豈不欲人之終始於中庸而慎其變也。舜以之為人君而後世稱其聖。顏回

以之為人臣。而後世稱其賢。武王周公以之為人子。而後世稱其孝。中庸者豈妄乎哉。噫。後世之為人君者。為人臣者。為人之子孫者。而後世不稱非他也。中庸之不脩。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說者云。大立其有中者也。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邪。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其同趨乎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為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也。故以教為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道。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乎乎。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為表裏也。猶人之有良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形生哉。心而無良心。則曷以施其思慮之為哉。問曰。鄭氏其解命之謂性。云天

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也。感乎木神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異乎。幸聞其所以然。叟曰。快哉子之問。吾嘗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未暇議之。然鄭氏者。豈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者。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也。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思愛感激。知別思慮。徇從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充之。恩愛可以成人也。感激可以成義也。知別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徇從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為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為物也。無知孰能淳諄而命其然乎。惟哉鄭子之言也。不亦不思之甚矣。如其說則聖人者。何用教為。而或者默爾然之。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為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首可置於足顛之倒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子終日云云而子猶頑而不曉將無可柰何乎子接吾語而不以心通仍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于多言之誅乎仲尼曰唯上智與

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為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為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唯在於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言其取乎仲尼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

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牛猶人也。衆人猶聖賢也。何以見乎。衆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則犬牛矣。衆人則衆人矣。聖賢則聖賢矣。夫犬牛所以為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衆人之所以為衆人者。衆人靈而不明也。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夫或作大或作性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

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訶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遷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智之則事業舉。信之則天下以實應。聖人之以中庸作也。

如此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後吾知夫中庸之為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無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敢問中庸可以學歟。曰。是何謂歟。孰不可學也。夫中庸也。非泯默而無用也。故至順則變變則通矣。節者所以制其變也。學者所以行其通也。變而適義所以為君子。通而失中所以為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學也。然則何以學乎。曰。學禮也。學樂也。禮樂脩則中

庸至矣。禮者所以正視聽也。正舉動也。正言語也。防嗜欲也。樂者所以宣噎鬱也。和血氣也。視聽不邪。舉動不亂。言語不妄。嗜欲不作。思慮恬暢。血氣和平。而中庸然後仁以安之。義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與政存乎其間矣。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僕願從其人焉。曰。由書而觀之。則舜也。孔子也。其次則顏子也。子思也。武王周公則謂其能以中庸孝也。或曰。堯與禹湯文武周公豈非聖人耶。其上不至堯而下不及禹湯文武周公。何謂也。曰。孔子不言而吾豈敢議焉。曰。孟軻學於

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李翱其能中庸乎。曰翔乎其例中庸者也。能則未聞也。曰子能中庸乎。曰吾之不肖豈敢也。抑亦嘗學於吾之道以中庸樂於吾道。故竊而言之。豈敢謂能中庸乎。或曰僕雖不敏。請事斯語。拜稽首而退。

釋音第三

愷悌	豈弟	樂易	剽	匹妙	注盜	繪	會畫	菱	挫詐	喜	聲歎
不回	邪	祝	髮也	淫	同	眩	荒茫	儲	除副	蘊	醞習
縷	崔送	溥	廣遠	饋	同	勁	直兒	推	巨違	諒	亮信
叢	叢坐	洳	況逼	諭	同	昇	于共	捷	慶目	壅	勇塞
龜氏	世姓	跋	提	不	醅	博	團搏	暖	愛不	譎	譎
泥洹	尼完	逕	庭	眩	玄上	聲	目	駭	蟹驚		

釋音第四

九疇	傳同	九疇	九類	隰	習	榛	臻小	炭	逆及	炭	炭
鴻業	大胡	恢	魁大	噐	銀愚	栗	栗嘍	諄	朱倫	諄	諄

嗚呼 凡歎辭也於戲烏呼於乎嗚呼通也	噎鬱 上一紆勿氣也滯也通	戡削 上堪說文刺也克也	猶豫 尤預獸名善登木多繆眉救戾也紕繆
<small>疑慮又繇豫史豫同</small>	<small>下息約切君削以地</small>	<small>下也詩主黜也救律賤下</small>	<small>也紕繆</small>

嘉興縣勸善東都甲丙字號奉

佛清信十世世憲章妙智大念



